

歐遊漫記

著一寧劉



新華書店發行



歐遊漫記

劉寧一著

華學出版社發行

歐遊漫記

著者 劉寧一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二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生路二十七號

0137

1950年1月 1,000—1,500(S2)

目 錄

我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	一
季米特洛夫的礦工	八
兩過匈牙利	一四
自由幸福之邦——捷克	二〇
法國工人與第四共和國	二七
再到法國	三七
英國的煤荒和礦工	四九
漫談意大利	五七

我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

季米特洛夫同志，這個名字，是對於我印象非常深的。那是十年前的時候，我剛剛從蔣介石監獄裏穿着一件破衣走出來，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位女同志，把我安頓在南京的西流灣，第一本書就給我共產黨國際第七次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那書名叫『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明確的指出：『法西斯就是戰爭』，號召全世界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它。已經十年了，這本書我曾讀了三四次，有些地方簡直背也背得出。他的話很應驗，由於法國的社會黨，中國的蔣介石之流偏偏破壞團結，反人民，親法西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戰爭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來。人民以團結的力量，打敗了德意日法西斯匪徒，但是已經犧牲七八千萬人的生命，無數的財產，這是多麼慘痛！若是採納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張，以人民統一戰線的力量預為防止，希特勒等惡魔之爲禍，並非不可避免的。這

教訓是太深了。

我一直這樣想着，季米特洛夫，真是一位天才，是實事求是的革命家，後來我又知道他坐過監獄，受過刑法的考驗，是這樣鍛鍊出來的。光陰過得好快呀！轉瞬十年了，世界都變了。

一天早上，在貝爾格萊德（南斯拉夫首都），南國總工會裏，白髮蒼蒼的老主席拿着一張電報和藹地說道：『索非亞（保加利亞首都）來了一個電報，總工會——你們知道的名譽主席季米特洛夫——請你們去一趟，那裏已經準備開一個盛大的羣衆大會，歡迎你們，如果同志們同意的話，我立刻回一個電報。』

這十年來的記憶，又湧現到我的腦海裏，雖然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馬上回巴黎，終於使我不能自主的答應了這一邀請。

『好，我們願到保加利亞，看看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工人們，就在七月十一日出發吧！』

保加利亞是在南斯拉夫的東方，人口有六百多萬，巴爾幹山橫貫中央，土

地並不很肥美，古羅馬帝國和土耳其，很長的時間侵佔了這一國家，德國納粹又蹂躪她，多少年來，鬧着水旱天災和恐怖的虐政，給保加利亞人留下來的只有貧困、饑荒。這次盟國英美出兵打德國的所謂第二戰場，陸軍遲遲不進，成羣的飛機却在保國境內亂丟炸彈，炸死的不是法西斯，而是善良的反德的人民，破壞的不是法西斯的工事，而是工人的住宅。到索菲亞一看，一片殘垣斷壁，可以想像到當時猛烈燃燒恐怖的情景，再加上德軍敗走時的破壞，於是這次大戰又給保國遺下了遍體傷痕。

保國的人民，從七百萬減到六百萬，從貧困再加上了破壞。這一個聰明的、熱情的、可愛的民族，不幸經過了這許多災難，却終於站了起來，在這一位巨人領導下站立起來了。

季米特洛夫擬定了一個兩年計劃，工業與農業同時發展，首先是要大家有吃有穿。七月十六日晚上，我們到了索菲亞西郊一個樹林裏，這裏是這位六旬老人的家，一進門見到了他的太太，身體很胖，真是一位慈祥的母親。她見了我，是那樣的親熱。她問過『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身體好吧？』『康生同志在

那兒？』『周恩來同志在那兒？』『你們太太和孩子平安嗎？』之後，她喊出了一位中國的小朋友，這是一位同志的女兒，無人照管，養在她的身旁。正在這時候，季米特洛夫同志出來了，和我們熱烈的握過手，引到他們房子裏去。

他的身體很高很瘦，但是面色却很紅潤，精神充沛。我們開始了談話，他是一位偉大的理論家，或者是位第一任的內閣總理，更是一位知己的朋友，我們談到了保國、美國和中國。

『雖然我們的國家很小，經驗也不多，我們的兩年計劃，是以保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設自己的國家。美國想以他們的金元，控制世界，把世界變爲他們的殖民地，這就有所謂馬歇爾援歐計劃，我們用不到他的援助。』

的確，保國的人民是能夠自力更生的，保好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了，中農、貧農、富農和小地主都聯合起來，組織了農業合作社，耕牛、傢具、人力、土地，都入了股。不但有廣大的農莊聯成一片，而且有製造工具的工廠，挖了運河，鑿了水井，成羣結隊的男男女女，在田野間收割着麥子，菜園裏的辣椒、西瓜，也長熟了，青年的姑娘們，採着菜子唱着山歌，兒童們趕着牛羊，拿着

書本，小娃娃們在新造的房子裏，躺在一排排的小床上，甜蜜的睡着午覺。他們用不到一個金元來幫助。

保國的青年們，組織起來了，教員、學生、工人、農民，男男女女編成了鐵道隊，在山林裏搭起了帳篷，挽着袖子赤着腳，推着車子流着汗，在修造鐵路。北方的一條大河，橫在波利弗那，連年鬧大水，保國四千青年已經下了決心，開始征服它，計劃五年之內造一個大水閘，名叫季米特洛夫大水閘，使這河發出五萬瓩的電力，灌溉千百畝的田園。他們也用不到一個金元來幫助。

保國的工人們，能自己修理和製造火車頭，能自己挖煤鍊鋼，能自己把本國的棉花、羊毛，紡成線、織成布，能生產很多的香煙和玫瑰花的香水，銷到外國，他們用不到一個金元幫忙。

『美帝國主義者，用新的名目掩蓋法西斯主義，「法西斯就是戰爭」，他們還想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嗎？這說明只是他們是恐慌、脆弱，實際上不可能的！』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各國的共產黨已經指出，只要是人民能很好的

團結起來，一致反對法西斯主義，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得很，有些人是沒有這樣作。現在的局面不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人民進步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有了更強大的力量。各國人民，有了很好的統一組織，反動勢力的內部却是矛盾很多，我們各國人民，加緊完成上一次所未完成的工作。到處揭穿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形成全世界的和平統一戰線，這些條件完全具備了，我們完全有可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確保世界的和平。』

他是以堅強的語調，說明了這問題。待我們吃過茶點，他又很高興的問到了中國的情況。我談起了蔣政府的賣國獨裁和內戰，中國人民的愛國大聯合，我們一定能擊潰了反動的魔王四大家族的。季米特洛夫深表讚揚的說：『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十分對的，各國的人民，要向他們學習！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對少數反動派，這個辦法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很多久經鍛鍊的有學問的同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懂得中國人民的要求，是那樣的和人民結合着，這是

一個不可戰勝的力量！』『中國的任務，是十分重大的！』

我們又談到了學習，談到了整風，他左右看了一下又說：『我們的國家，雖然是革命告一段落，我們還要加緊學習！學習！』

他又問起中國的工人運動，我講解放區工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自衛戰爭以及國民黨區反飢餓反內戰的運動，二者是統一的戰爭，他高興的說：『很好，很好！』『世界的工人們，也要不分國籍，不分信仰，一致團結，爲了確保人類的和平。我們要多多來往，多多交換經驗教訓，使大家的感情思想更加親密和一致！』

他聽見我們就要離開保國了，他惋惜的說：『來了幾天就要走了，多留幾天也來得及罷！』使我深深感覺到，世界的工人，真有如兄弟姐妹家人父子一般。

臨別他說：『問候中國的工人！祝毛主席的健康！我們保國的人民，向你們爲獨立民主和平鬥爭的人民致敬！』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於巴黎

季米特洛夫的礦工

向索菲亞的東南走七十華里的路程，是一個山崗地帶，這裏有一個一萬四千人的煤礦，一九〇六年季米特洛夫同志就在這裏把礦工工會組織起來，所以這裏帕爾尼克的礦工都自己驕傲的說：『我們是季米特洛夫的礦工。』算來已經奮鬥四十多年了。當然在那年以前，他們早就遭受殘酷的壓迫了，據說那是和中國的國民黨區域的工人生活差不多，過着非人的生活，而今得到解放了，他們很歡喜在新的生活下追述着過去的痛苦。汽車經過索菲亞工人休養所的旁邊，順着蔓延的山道，揚着灰塵，迎着朝陽駛去，在他們慢慢的講述中，我的腦海裏猛然憶起了蔣管區工人受飢寒、恐怖、監獄、屠殺、非人生活的一幅悲慘的圖畫來。

突然車子停在一個丁香樹圍繞的門前，那垂楊柳下，紅樓的前面走來了一

羣體格強壯的男子，滿臉的笑容，其中一個五六十歲的強壯老人，伸出了他的大手，和我緊緊的擁抱接吻，這是帕爾尼克的煤礦工會負責的人們。

到了他們的會客廳裏，自由的寒暄起彼此礦工的生活和鬥爭，老主席從牆上取下了一張古舊的照片，上面是一排面容瘦削而精神敏銳的礦工，老主席含笑的告訴我們，那中間一位青年，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旁邊一位就是他自己，這是他藏了四十一年的一張工會成立紀念的寶貝。當和法西斯戰爭的時候，每一想到他們是季米特洛夫的礦工，就立刻會增加無限的勇氣，現在他們在他們的季大哥領導的國土上，得到了幸福的自由的生活。

當民族解放後，為了解決煤荒問題，全體職工作了極大的自我犧牲，拼命生產，經過了兩年努力，人民的工廠逐漸恢復了，煤的生產數量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了。他們每天是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參加了管理生產，煤的生產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自己的國家人民。他們住的地方不是從前像我國唐山的礦工兩百人輪流睡在七十個平排的木板鋪位上，而是一半住在自己的家庭裏，一半住在工房裏，工房是四層的樓房，四個人一間房，鋪着毯

子，蓋着雪白的被單，面對着垂柳，聽着無線電的廣播。那些在家裏的礦工下班用大汽車接送，工資每天至少可得五百拉瓦，每禮拜伙食除麵包以外，還配給一公斤菜油（合一百六十拉瓦），一公斤奶油（合四百拉瓦），十一個雞蛋，一磅肉，青菜是無限制的，而每餐工人所付的價錢僅五十拉瓦，所以一天的工資可以吃十頓很好的飯。礦上每年發給一套工衣，一套日常衣服，兩雙鞋，兩套襯衣褲，對於挖煤工人更優待，每日兩餐中有一餐免費，在地上工作的每月可得一萬五千拉瓦，在地下工作的每月可得兩萬拉瓦。

工會辦了三個幼稚園，一個大的醫院，連工人家屬人口計算在內，每一千人有位醫生。他們的工房下面一層是一個大的俱樂部，有圖書、學校、壁報、戲劇、音樂、電影，工人組織了劇團、音樂會、歌詠團、足球隊、排球隊、游泳隊、滑雪隊、拳術團和跳舞會，每到晚上有廣播播送音樂、新聞和本礦的情形，各處工房都可以收聽。

在地下工作的防火防水防危險，不但有了事後的保險，而且特別注意到接風筒、搭棚子的預防工作，一切醫藥由廠方負責，工人工作十五年及年老了可

以完全不作工，拿養老金，工人因工受傷、疾病歇工的工資照付，工人的小孩由國家津貼，一個小孩每月三百拉瓦，兩個的七百拉瓦，三個的一千二，如此累進，這些保險金完全由國家負責，每月按照工人工資的總數百分之七·二，在工資以外拿出這一筆款子，交與保險委員會負責支配。

工人的生產自由了，幸福了，工人興奮的進行生產競賽，戰前每一工人連井上井下平均產量〇·七五噸，現在已達到平均一噸了，湧現出很多勞動英雄。

這裏的工會十分虛心，他們要求我們提供意見，唯恐我們不了解他們的報導，回頭引我們到了工房、醫院、托兒所、食堂一切的地方，的確我們見到的生活的材料，比較他們講的豐富得多，比如說，工會的東面是爲工人設備的一個休息的地方：

柳樹的垂條拂在地面，中間平鋪着一條黃沙大路，走到柳蔭的深處，遠看一排朱紅的欄杆，下面就是一條碧綠的小溪，水上正是浮游着無數花鴨子，一雙一對對的在荷葉下自由的游泳，旁邊一個玲瓏的小酒店，年青的姑娘在招待

着遊客，酒店的前面就是一個奇花盛放的黃沙坪，中間一個鐵柱，上面垂下別緻的電燈，伸到柳樹的梢頭，每到夜晚，青年男女在這裏露天舞場上盡情歌舞。

『這是礦工的生活嗎？』我不相信，我在懷疑，但是這裏除了礦工又有什麼人呢？帝國主義嗎？地主嗎？法西斯嗎？都不存在了。這個幸福，只有季米特洛夫的礦工享受了。正由於工人得到了好的生活，更要拼命努力生產，我在他們的礦工大會上講到了我們解放區的礦工，爲了新民主經濟的繁榮，我們正爲着提高生產效率，提高質量，減低成本而競賽，產生了大批的工作積極、學習努力、有創造能力、肯幫助別人的勞動英雄，全場大呼：『向中國解放區工人看齊！』

礦工大會場上千千萬萬的礦工擁擠着，他們歡呼鼓掌，我不懂得他們講些什麼，只懂的其中兩個名字：毛澤東——季米特洛夫。我受到這些熱情的激動，我的心發出了一股高度的熱，有如火燒，又向礦工兄弟們講述了國民黨區礦工所受的壓迫，講述解放區礦工爲了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爲了工人的澈底解放，在對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作流血的鬥爭，主席以宏大的聲調向他的兄弟

們說：

『我們要抗議蔣介石殘殺中國的礦工！』

『我們要徵法中國解放區工人爲獨立和平民主和人民的建設而努力！』

『打倒美國的走狗蔣介石！』

『打倒美帝國主義！』

『中國解放萬歲！』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於倫敦